

周
九
氏

4	0
5	9
1	6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二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左傳

楚子王伐陸渾之戎

陸渾之戎秦晉所遷於伊川者

遂至于音○秦雒觀兵于周

疆周也

一遂字便見楚莊無禮

定王使王孫滿

周大

勞楚子

楚強周弱定王無如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

九鼎三代相傳猶後世傳國璽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有天

古文析義

觀其具輕重

卷之二

二

王孫滿一

郁齋

在有德不在有鼎。一語喝破。昔夏之方有德也。緊承遠方圖物。遠方圖物。畫出川
其百物而為之備。百樣物怪各使民知神。使民盡知鬼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民知神。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螭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既用能協於上下以承。
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以受天之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載祀六百。伏下卜世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已上言無德之
休明雖小重也。鼎非加大而不可其茲回昏亂雖太輕也。
非非加小而湯武遷之若遂輕然。總括四語天祚明德。
正繼在德不在禹意大小輕重四字錯落有致。

有所底止。言有盡頭處。二成王定鼎於郊。鄭鄭東周
也。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定鼎之卜不見於他書
字壓倒楚子耳後人乃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未滿鼎之輕
謂周過其曆何啻說夢。謂周過其曆何啻說夢。重未可問也。結語
提出德字已足以破癡人之夢。提出天字尤足以寒奸
雄之膽。

申叔時論楚入陳

宣十一年

左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本以討諸侯

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楚告陳勿動兵專為討賊而來不傷陳國

遂入陳殺夏徵舒轅

諸栗門

車裂以徇

因縣陳

滅為縣貪亦成矣

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

齊反復命而退

全不提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

何故

全不提

對曰猶可辭乎

敵一

王曰可哉

答亦婉

曰夏徵舒

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本當慶還他抑人討而戮之四字

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已猶太也。陳原無亡國之罪。諸侯之

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

之。無乃不可乎。以討名其末以貪歸其歸詞賊大義盡。王曰

善哉。吾未聞之也。反之可乎。疑貪名未。對曰可哉。即把王所

王更。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陳既失國而再得

失之物而與之。不但非貪。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明前此縣陳乃欲合諸鄉以取人無貪其國之意

林西仲曰。借義遂貪。是楚本意。奈當時欲圖伯恐失諸侯

申叔時之言。兩借時人成語。點綴道婉絕倫。深得諫法。

楚莊王圍鄭宣十二年

左傳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

車吉。臨哭也。太宮鄭祖廟。出車於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而眾哭。示將見遷。以此哀告。冀得神祐。鄭人修城。以下行成。進復圍之。

以鄭未。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郕伯肉袒牽羊以逆。

禮記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既負罪。當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亦唯命。遷其民。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

國亦聽楚。兩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使鄭得徼不

者皆泯其社稷。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使鄭得徼不

泯其社稷使改事君。應上不夷於九縣其禮同於楚之縣尹所謂使改事君者也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本但以外之事求楚裁奪已上皆鄭詞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欲滅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國亦不能服豈可幸退三十里而許之平不使有城潘厖入盟子良出質鄭服也其乘楚退修城望晉救也迨楚既克而卑詞順服備極哀婉以社稷存亡所係不得不出此耳楚許其平亦為晉在不能無爭非懼鄭也托詞答左右所以為五霸之假

士貞子諫殺荀林父

宣十二年

左傳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

認喪師之罪

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勝楚而食其穀三日

文公猶有憂色

心雖喜而未暢故不

見於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

疑其情之顛倒

公曰得臣猶

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關況國相乎

得臣必報晉不謂不憂非用情之顛倒也

及楚

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喜大暢而見於人共知

曰莫余毒也已

以當喜之故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上引晉文公事畢楚既敗又為晉除其毒似

今天或者大警晉也

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

重字應上再字久字應上再世二字此段言殺林

父所以害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平日之善如此，必不當殺。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即今日之過，將來必有所補，亦不應遽殺。此段單就林父不可殺上言。晉侯使復其位，用其林西仲曰：「林父喪師，止是新為元帥，今不能行於佐屬，本有可貫之罪。若子玉則與先穀等楚殺子玉，即晉殺先穀之意。士貞子以林父在晉，可為敵國所畏，故舉文公城濮之憂為詞，非謂子玉之罪不當殺也。且盡忠補過，本領亦非剛而無禮，所可比晉侯復其位。厥後林父果能為晉啓土受賞，且及貞子大覺生色，文中亦有一唱三歎之致。」

晉卻克敗齊于鞍

成二年

左傳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魯為齊所伐，故皆主卻獻子。因其怒齊笑客，晉侯許之七百。

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所以與先大夫之肅，所以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為僕從，且不堪。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晉衛。

已上敘晉節五十九字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山名。齊侯使請戰，曰：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言也。定戰期，亦不問其加兵之故，突然請戰，變。

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

得奇。

古文所義

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代祈無令與師淹於君地無使衆兵逗遛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許其戰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音現再我不許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築杜註牆不用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既獲晉人即乘其車而還縛桑根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徇行示也言我勇之後尚剩有未盡之勇可賈與人所以鼓士氣且明晉師易與也既約明且爲戰期則此日高固自不應入晉師總是一味蠻癸酉師陳于鞍齊晉二國師皆列陣邠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叙齊中軍在車之人爲下文射韓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叙晉中軍在車之人爲下文矢齊侯

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以急于破敵不暇朝食且視晉師破在頃刻也韓之戰惠公有一夫不可狃之詞城濮之戰子玉有今日必無晉之語同是此等口角取敗總是一味蠻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傷之未絕鼓音曰余病矣中將軍自執鼓言痛極而昏不能支持欲退師也未絕鼓音四字直貫到下文問答語畢蓋一面口中說語一而手中打鼓氣力雖微音首未斷也不然鼓音絕則三軍皆止而不進勝敗間不容髮侯詔畢再鼓豈能及乎作者傳神在此不可錯張侯曰自始合初交而矢貫余手及肘手貫一矢余折以御拔出矢左輪朱殷殷赤黑色凡元帥車中御者坐在左血汚可驗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已上六句言不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以地恐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子不知我用力實因痛昏之故敗也五句言卻克果病雖欲効力無可

奈何耳坊本皆刪去則下文一
人殿之可以集事句竟說不去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
進退從之全軍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
君之大事也殿鎮也集成也言此車中三人假令二人俱傷
况但環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死是為將本
常勉待片時不可退師也已立十句言旗鼓左并繼右援
關係甚大克病雖真車中尚有二人可以相代左并繼右援
枹而鼓張侯語畢因以左手總執所御之轡而馬逸不能止
戎馬聞鼓聲重而前師從之並進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
注華不注山名還而繞此山三匝言其遠也楊潛菴曰三周
二字省却許多煩言而叙事曲盡非異樣大手筆不能

林西仲曰齊頃公帷婦人笑客加兵魯衛總是自恃強大

目中無人惡態及八百乘壓境猶視之蔑如其取敗誠何
待論卻克以一笑之忿狠力相持幾於喪身辱國其為提
也亦幸焉耳流血及屢矢傷最重張侯雖勸其當忍而丘
緩則驗其果病此時旗鼓之任無可著力惟有打點退師
而已然元帥車中三人不同其奉君之大事則一彼三軍
者止認旗鼓為進退亦何知其為元帥為御戎為車右乎
所謂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者此也并繼援枹危急存亡之
頃張侯不得不為越俎之代矣傳文甚明坊本因杜林無
註遂以為卻克聽勸力疾擊鼓且云不出卻克二字文法

其古但問郤克未傷之先兩手止司旗鼓及既傷而氣力
不支反能於旗鼓之外別出一手代御戎執轡而張侯既
勸人勉力却以已轡授人袖手旁觀有是理乎不特此也
士文既云未絕鼓音則枹現存克手何必再言援枹愚謂
凡御皆兩手並用故詩有組舞鑿控之語茲張侯既在車
左以元帥病甚因將諸轡并歸左手而以近鼓右手取元
帥手中之枹代擊以進三軍玩國語用一乃字轉下左執
轡句尤明顯無疑矣或有云華不注當作華樹注附花下
萼也言山之秀如花萼之注于水義雖無關附載備考

晉韓厥追及齊侯

成二年

左傳

逢丑父與公易位

以晉追急恐君不免已詐為君使君為御

將及華泉驂絙於水

而止

為木所絙

韓厥執繫馬前

繫所以絆馬足示修僕御之禮欲執齊侯入晉師也

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脩外臣之敬按襄公二十五年鄭

承飲而進

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人君地

恐為齊敗不能還晉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

但羣臣

我不幸其所屬行列恰恰與齊

且懼奔辟而泰兩君

若走避

君相當雖知觸犯無處躲匿

戰勝不追又恐以違命取罪於晉君兼以無勇貽臣辱戎士

羞於齊君言所以追及之故

偏帶說泰齊君妙臣辱戎士

古文所義

卷之二十九

韓厥

兼攝君之僕御。欲執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詳使君下齊君人晉偏言代御妙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車取水欲其走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二人皆齊大夫佐車副車也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怒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言今日絕無而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為世道諄大是妙人林西仲曰鄰國之君雖在戰場而外臣之分猶存韓厥此時措辭最難看他既脩敬禮步步說來俱有不得已之意婉而得體辭令至此可謂臻極丑父代君任患與漢紀信明韓成同一作用郤子免之俱稱難得語亦頓挫生姿

齊國佐不辱命

對晉人成公二年

左傳

晉師從齊師

齊師敗走晉師追之

入自丘輿擊馬陘

丘輿馬陘皆齊邑

齊侯

使賓媚人

賓姓媚人族即國佐也

賂以紀甌玉磬與地

甌玉甌也玉磬玉聲也

紀所得者地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言晉人不許則聽其所為欲戰則更戰也客指

晉人

此句并頃公語意夾入妙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

伏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一段

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蕭國名同叔蕭君字其女嫁於齊即頃公之母晉人欲質其母而不便直言故稱蕭同叔子言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於晉而使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則我固舍去矣

還是笑客之怒未平盡東其畝句乃件講故用而字轉

下對曰蕭同叔子非他齊君之母也

敵則亦晉君之母也。若以齊晉比並言之則齊之母猶晉之母。其為國君之母則一也。倍一句更。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其若先王以孝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欲令人皆治天下之命何。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醉篇言孝子愛親之心無有窮匱又以孝道長賜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管既以不孝號孝德錫及同類矣。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已上破為贊句。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物相也。相土之宜而分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詩小雅南山篇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相土宜而布其利也。言東南則西北在其中。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

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欲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

重東行其勢甚易是唯晉兵車是利而不顧地勢東西反南北所宜非先王疆理上宜之命矣。已上破東畝句。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上分兩層辨駁此

言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

四王禹湯文武也皆樹立德教而濟人心之所

同欲。樹德照上德類。濟同欲照上上宣布利來。

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

命。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豷周齊桓晉文皆勤勞而懷撫諸侯以服事樹德濟同欲之王命。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指質母東畝而言。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詩商頌長發篇優優寬和也。道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

晉質母東畝二令實不寬和而先自棄其福祿又何能為諸侯之害乎。晉人所命本欲害齊而國佐却以為何害

妙絕。已上言晉實有關。不然。若終不寡君之命。使臣得為盟主。以足上二段意。則有辭矣。寡君之命。我使臣已有辭說。意如下文所云。轉曰。下皆齊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厚也。賦兵也。言齊有不厚。願敵之。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君之震動。以故齊兵。戰而日犒。婉辭。吾子惠徼齊國之福。言我以吾子之惠。而得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也。子又不許。應上晉。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以喻齊戰敗之餘意。言欲以已敗之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齊幸而得勝。亦當唯晉命是從。況其不幸。而又戰敗。敢不唯晉命之是聽乎。曰從曰聽。

節聽從質母東畝之命。已上言齊既以賂求不免。勢必次戰。勝與不勝。雖未可知。總在既戰後。再聽從晉命也。極痛快語。而却出以婉順。

先駁晉人質母東畝二語。屢稱王命以折之。如山壓卵。已令氣沮。後總結之。又再翻起。將寡君之命。從使臣口中婉轉發揮。既不欲唐突。復不肯乞哀。即無魯衛之請。晉能悍然不應乎。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十二年晉楚戰於郟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父也至是晉
 歸二者於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
 以贖知罃為晉中軍佐楚人畏其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指久留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也俘者軍所虜
 日俘截左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日釁鼓言
 耳日釁不殺我而以其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作自責語微王曰
 血塗鼓即就也指許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楚
 然則德我乎於晉言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楚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罃

宣

十二年晉楚戰於郟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

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莊子知罃父也至是晉

歸二者於楚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荀首即知

以贖知罃為晉中軍佐楚人畏其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

指久留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也俘者軍所虜

日俘截左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日釁鼓言

耳日釁不殺我而以其臣實不才又誰敢怨作自責語微王曰

血塗鼓即就也指許歸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楚

皆為社稷之謀。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戒前日戰爭兩而欲紓緩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之忿以相赦宥。釋累囚以成其好。釋累係也。晉釋穀臣之囚。楚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作與已不相干語。撇開德字。妙上段誰說得。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問得。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未嘗報德我。無怨而君無德。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必告不穀。臣怨君德。分貼得好。不知二字更妙。王曰：雖然，必告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雖是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共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楚君之私恩。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不朽。不朽腐也。客意一層。

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稱於異國曰外臣。首首也。宗荀氏之宗也。客意二層。此若二客意然。顯見晉之國法森然。家法森然。若不獲命。若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宗之職。次及於事。軍旅之事。而轉入正意。而使嗣宗職。宗之職。次及於事。軍旅之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其父為中軍佐故。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雖遇楚之將帥。亦不違。避。一敢字。應上二敢字。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忠晉即報楚妙。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收煞。得奸。

此篇問答當與楚成王饗重耳一篇參看。但楚成之送重耳為重耳起見。楚共之送知罃為其父荀首起見。其

立意已不侔矣。重耳歸晉則爲君，其治兵進退可以自主。故許以退三舍爲報，知營歸晉不過爲臣。若以軍旅之事報私惠，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故不敢言報其所處之地又不侔也。怨我德我兩問，被營數語推得乾乾淨淨，追詰之不已，始以就戮於國就戮於宗兩意跌起。蓋既就戮則國家於我已矣，而歸晉之惠終不可忘。若使嗣職任事，則君命爲重，私惠爲輕，遇楚將而引避，是懷二心以事君矣。顧楚亦何愛此二心之臣而加惠之乎？以不報爲報，正是所以報也。文之婉曲中有正大光明之氣，絕不易得。

呂相絕秦

成十三年

左傳

夏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

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敘相好之始，伏下微福於先君。穆句。世言獻穆有好而無惡。天

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驪姬之難。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

先公之好，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

之師。爲德不終。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穆有文公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

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文有報。言率東方諸侯令西面朝秦，舊注指楚子送重耳至。

秦事何以謂之報德可笑甚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

為秦計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反背晉與鄭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不敢怨秦，肯已，反保全其師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既報德之後，復加恩無已，大有功於秦國也。此言穆與文有好有惡而文不敢替其好無祿。文公卽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好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指襲鄭滅滑事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實非敢忘德，出於萬不得已。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釋楚因開秦非肯忘情，但阻於勢耳。上言晉雖敗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秦而心實不自安，此言秦雖不能報晉

而心實不肯已。自解責人，俱以心上較論，大奇。穆襄卽世，此言穆與襄有惡而無好，襄雖欲全其好而不能。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搖蕩我邊疆。指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以加害故不得，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報令不應，我是以有河曲之戰。以再加害，又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此言康與靈始終無好，只有惡，遂以及君之嗣歸罪語作結上生下過脉文勢便流轉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乘晉滅赤狄潞氏而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此言桓不顧景之望好，而乃肆其惡以爲秦之曲君亦悔

禍之延而願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此言桓有同好棄惡之命而厲即因先世之志而結盟以為晉之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此四字是秦桓實落罪案下文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有當作又晉將伐女狄懼且憎是用告我二心於狄即為狄古字通用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楚求盟於一先敘其二心徐出告我二字一直敘其告晉之詞而以余無成德俱托之楚語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錯綜變化之法盡矣寡人諸侯皆聞狄與楚告晉之言無不以秦二心為憎惡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先求好者欲服之也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再言戰以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林西仲曰秦桓公既與晉為令狐之盟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則絕之有辭矣使當日呂相止將後段背棄盟誓

二心於狄求盟於楚二意以大義責之秦豈有不佩服受盟乎乃溯自獻穆以來多端開列若平情而論止有穆公擅及鄭盟與襲鄭滅滑二事是其本罪餘皆互相報復曲直相當至於晉迎公子雍又敗秦於令狐則晉曲甚矣顧盡撫拾張皇以為秦罪所謂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雖欲不為麻隧之戰其可得乎夫以力勝人何如以理服人此馳辭之巧而實拙者也舊註逐段考其事以實之支離附會不知作者本屬蛟室蜃樓讀者何妨鏡花水月余故止就本文略釋大意以存其鍊鑄結構之工而已

穆叔重拜鹿鳴

襄公四年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知武子即荀罃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

擊鐘而奏肆夏節夏納夏三曲以備食謂之金奏拜所以謝其禮

工歌文王之三又

不拜

歌文王明明綿綿三詩

歌鹿鳴之三三拜

歌鹿鳴四牡皇華三詩當日舊例每三章當

一拜穆叔故意把前後三拜一總放在末韓獻子使行人子

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

子

謂之先君之禮則以此樂待使臣為不易之舊典矣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

何禮也

怪其不知禮○川樂不論當否只論大綱對曰三夏與吳王夫差請冠而曰好冠來一樣可笑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晉非天子穆叔非元侯主賓兩無相涉禮不當

妄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晉乃君穆叔乃臣主雖已上言所以不拜之故。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應代君敢謝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代君之謝為已之謝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以詩四章皆為諮。總釋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分釋四之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廣承教益禮又不敢以慰勞之謝為林西仲曰。樂章相沿。只是習而不察。一經提破。絲毫不容僭用。至叙重拜處。分別寡君使臣。又從使臣身上分別慰勞。教益皆是無中生有。較之不答彤弓湛露尤覺精神。

駒支不屈於晉

襄十四年

左傳

會于向

十三國大夫

將執戎子駒支

戎四嶽之後姜姓駒支戎子名

范宣

子晉

親數諸朝

朝會向之位未會先

曰來姜戎氏

先呼

呼姜戎氏便

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

乃汝也吾離

于瓜州

是相陵口角

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

公迫而逐之

州今燉煌地

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

以白茅為衣

困極矣受之者其恩不既厚乎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

田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既受其歸復捐其所有以

世報各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

不盡矣

也主女之由

戎與晉同壤知晉政事必詳今諸侯事晉衰怠

必有播晉之闕失以致之者舍姜戎其誰罪乎

明明是誥朝明之事會爾無與焉與將執女罪其背德
硬坐口吻寫得聲色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
之也寫得聲色俱厲令人難受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
諸戎秦力足以濟貪所以見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
四獄之裔也母是剪棄公蠲明也四獄之後皆姜姓述惠
蓋為義起見非私戎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
嗥以不耕之地見賜亦未嘗有實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言戎
地除治而處之便感晉君大德因作不內侵不外叛之昔
外臣于晉至今不變志此段叙姜戎所以屬晉之由昔
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戎焉於是乎有役之

自實起於圍鄭私盟看得最真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也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執其角所
戎犄之戾其足所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言晉若無諸戎
秦師不復即不敢居自是以來晉之百役征討與我諸戎
功何以不免於罪自是以來晉之百役征討與我諸戎
相繼于時以從執政惟晉猶殺志也豈敢離遏言効力於
志根上文至於今不貳句而言其實此今官之師旅無
殷叙姜戎有功於晉甚多未嘗敢忘報德此今官之師旅無
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晉之將帥行事或有
貳乃以歸咎於戎言官而及師旅者不敢斥言我諸戎飲
執政也答他今諸侯事寡君不如昔者二句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費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漏洩者

言語以害晉也。言或與甚不相習。非但不敢為。不與於會。惡亦不能為惡。答他言語漏洩職女之由。句賦青蠅小雅而亦無膏焉。答他詰朝之事。爾無與焉。三句。賦青蠅篇名而退。敗懼悌君子無信讒言之意。退者去不。宣子辭焉。使即與會也。若明說君子信讒言便無味。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懼悌也。離謝也。宣子自知失責。故謝戎子而使出宣子意。內事妙絕。結

按僖公二十三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蓋秦貪其地。晉貪其人。而其誘之在秦。固為怨矣。在晉亦未為德也。南鄙穢區。分惠幾何。而戎既屬晉之後。効命征討。二陵之功。爛然亦何負於晉哉。宣子所謂言語漏洩之罪。

茫無確據。乃欲絕之於會。定出聽信讒言。駒支逐一分釋。理直辭婉。其行文整練中。復有流動宕逸之趣。真辭命正宗矣。西仲

命王宗矣

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左傳

樂盈

晉大夫

出奔楚

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

虎盈

叔向

黨叔

之虎

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俗眼自然

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

詩

君子優游於亂世

聊以卒吾之年歲

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知也

被

雅采菽之詩按采菽無聊以卒歲之交恐是逸詩

知也

自稱為知奇甚此時

樂王鮒

晉大夫

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子為

叔向已算定不死矣

子為

請於君

叔向弗應出不拜

大是

其人皆咎叔向

有見自然

而免之

叔向

叔向曰必祁大夫

謂祁奚也言能免我者必由此人

舍

令人

室老

家臣之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

疑殺

室老

家臣之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

疑殺

室老

家臣之

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常人只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惟阿意順君。何能行此。

鮒。伎祁大夫外舉不棄。離舉其離。內舉不失親。舉其子其

獨遺我乎。信其平日所行。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

之篇。言有正直之。夫子覺者也。以其平日立德決。晉侯公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問其果與弟虎有謀否。對曰。不棄

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於親親。其殆與弟有謀。於是祁奚

老矣。告老致仕。聞之。聞叔向被囚。非乘駟而見宣子。乘駟而見宣子。乘駟恐不

也。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烈文篇言文武有

疆限。故周之子。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書夏書胤征篇

孫皆保賴之。言聖哲之有謨

謀功勳者。當明證其謨。謀而定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

過失。聖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社稷之固也。此言社稷所賴以安固

之。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

亦惑乎。假使其十世之後。子孫有罪。猶將寬宥之。以勸有

賴。不亦惑之甚乎。此言叔向之能。鮒而禹興。罪廢其

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幼大德。怨管蔡為戮。周

公右王。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此言不當以弟

不勉於為善何必多殺然後人不敢為宣子說與之乘音悅與惡乎。歸到宣子身上又復善於勸解。載其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於祁奚而即私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往朝君以明祁奚之非為已也。兩不相見。徑地俱高。

樂王鮒見叔向而自請免之。祁奚免叔向而竟不見之。君子小人相去霄壤。不應不拜。所以絕小人不告免所以待君子。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左傳

范宣子晉士為政將中軍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於晉者其幣增重幣禮儀

也。鄭人病之病患。二月鄭伯簡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

告宣子寓寄也子西相鄭伯如晉故子。曰子為晉國為晉執政

只此四字。四鄰諸侯牽引四鄰不聞令德而聞重幣不聞有善

德但聞增重諸侯之幣。僑也感之僑子產名。僑聞君子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賄財也令德聞於人

以長國家也。二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敒諸

則諸侯離心於公室。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若汝利賴其財

左之近矣。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而私入於已則。祁祁

晉人離心於汝諸侯貳則晉國壞晉不能保國晉國貳則子之家壞汝能保何沒沒也何其沈溺將焉用賄賄之為禍如此將安無賄之夫令名德之興也有德者必以令名為興始能遠及德國家之基也有國者必以令名為基始能自立有基無壞一壞字應上兩壞字無亦是務乎德轉國家從國家轉無壞筆筆轉筆筆應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與人同而能久居其位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小雅之詩言君子有德可樂則之謂也夫引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大雅証德為國家之基言上帝鑒臨武王之德則下民無敢有離貳之心有令名之謂也夫引詩証名為德之興一貳字應上四貳字

此段洗發無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令名之難句以恕存心而自明其德則自然有令名以為之興而載安是德以行於世所以遠者聞風而至近者賴德而安為國家之基也此總上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令德令名而言其效毋寧寧也寧可使人議論吾子以為子實能沒我以生平生養我民而可謂子取民以自養乎以賄與令名兩者作商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象因有量語聽其自擇上喻沒我以生及害其生之意詞更嚴切

幣重雖病諸侯究竟不利於盟主書中把晉國卿家兩路雙敲復以令德令名動之末總言利害引喻作結俱

是君子愛人以德處不特為鄭國少蘇其力也

西仲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

崔武子

崔杼

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

娶同

棠姜齊棠公之妻也棠

之遂莊公通焉

齊莊公與

崔子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未啓故晏子立其門外

其人曰

左右也

死乎

為君死難

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

君不獨我之君

曰行乎

棄國曰

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君死非我之罪

曰歸乎

既不死難又

歸家何必曰君死安歸

人臣以君為歸

君既死矣

何者是

勃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

是養

陵居其上也口實祿也養奉也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俸祿皆為社稷○社稷與已字對看是立言主

首十字割裂裁取

卷之五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晏子

腦養字根曰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實二字來妙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已指淫亂之事私
其私事者故字妙言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雖欲死亡限於義也這人字明指崔子上文止言已不當死
得亡之將庸何歸不當亡此四句復言有君而弑之者當
死當亡已不得而與焉既不必死不必亡亦無用於歸門
也與上文獨吾君吾罪二句呼應而討賊意自在言外門
啓而入崔子啓門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已興既哭三踊
而出踊跳也哀痛之至故三踊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欲以晏子之從已示民使崔杼立景
公而相之去声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太公之廟曰所不與崔

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崔杼盟詞未終便從中截斷指天嬰
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究竟歸重乃軟
若不肯聽其改載書亦不肯同軟血矣

齊莊公以淫見弑若論食其祿者死其事未嘗不是晏
子却揭出社稷二字來非欲自惜見得以此而死以此
而亡煞有許多不當理處故齊襄姑夢之弑而死者乃
徒人費石之紛如是也陳靈少西之弑而亡者乃公孫
寧儀行父是也此等皆平日導君於淫以階禍亂所謂
其私暱是矣而謂晏子肯以是自處乎然第言不死不

亡而已。則君臣大義。又似乎漠不關情。故忙着一語曰。君死安歸。以明雖非私暱。而君臣大義固自在也。此等見解。千古未經拈破。非仁精義熟者。不能如此透徹。末又言人有君而弑之。其意謂莊公雖失德。而崔子弑君之罪。總不能免於討。我不當死。不當自有當死當亡者在。隱隱射着崔子身上。非把前言重述一遍也。至其盟國人處。復提出出忠君利社稷五字。試問崔慶果其人乎。是明明自言不與崔慶矣。不亢不隨。善處亂世者。無如晏子。西仲

子產對晉徵朝

襄二十二年

左傳

晉人徵朝于鄭。

名其朝則責其不朝可知。下文口實二字指此。

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寡君於是即位。

從即位之即位八始數起。

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不踰年即朝可謂勤于事晉。朝悼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小國以大國之禮為歸。既不見禮。懼為晉棄。無所依庇。不得不朝。楚禮字伏下安定恤患句。懼字伏下敝邑是懼句。朝

楚一晉於是。有戲之役。受盟。鄭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楚強

鄭且加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

是以不敢携貳於楚。鄭欲堅事晉。恐晉謂楚申禮于鄭而鄭不恭反為鄭罪。不得受盟于楚。鄭

欲受楚盟。倒說不服楚。恐招晉責。其意以有禮當服。我四年無禮不當服。此天下公理。晉亦宜然。立言奇妙至此。三月先大夫子蟜音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之釁以定從違。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伐鄭謂我敵邑邇在。朝楚二次。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此晉恤鄭之詞。謂晉有異心。如歸鄭囚等事。皆欲安定。楚亦不競。楚稍弱亦不當鄭國。而恤其患。其申禮于鄭至矣。君悉其土寶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宗器指鐘磬。受盟之後。又於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晉矣。自篇首至此。皆追叙悼公舊事。以不禮從楚有禮從晉二意。為下文朝夕在廷。窮為仇讐二意。伏脉若無此。遽逐逐通一番單就平公身上說人。則下二意不免。

唐突謀篇編平吉

渙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

見於嘗耐與執燔焉。

平公立二年往朝見於薦新

間二年聞

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

齊莊公新服于晉為瀋淵之會鄭先往晉聽期。朝

次。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如此雖未朝猶朝也。

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恐有失職開罪。故不敢怠忘。難於離國而他往。

大國若

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使鄭得休息其力。則若不

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

懼其敢忘君命。

若不顧鄭罷病但以不朝爲口實而責之則力不能支勢必爲晉所翦棄使從仇讐之國

所懼者此耳。豈敢忘晉徵朝之命而不往乎。詞婉而切。安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林西仲曰。鄭未朝晉。僅兩載耳。晉何急於徵。此時不朝。固以取罪。卽待徵而後朝。亦無以表事大之誠也。子產竟把晉之政令。無常提出。見不朝有因。先以鄭君初立。至今十五年。中朝晉次數。歷歷叙明。其於悼公時。全在不禮與申禮處。決所從違。至蕭魚則服晉。易世不貳。如朝平公兩次。及歲聘役從。皆是也。不意晉以政令無常。致鄭不支。難於離國。若安定之。則不待徵而至。徒以爲責。不恤其患。是驅鄭從楚耳。與子家書意同。而婉過之矣。

楚獲鄭皇頤印董父

襄二十六年

左傳

楚子秦人侵吳。

楚君親行而秦命將。故書晉書人之不同。

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

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麋。鄭皇頤戍之。

向爲邑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頤公子。圍與之爭之。

圍亦同與頤戰。因以二人爭論難憑。囚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

必知被獲果出誰手。

乃立囚。

立頤於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二人皆有目無不可。庭以問。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爵位其面

別識之理。上其手。

指公子圍與頤曰。夫子爲王子圍。

稱夫子。又尊之。

詞寡君之貴介弟也。

言貴介。指柄國政也。尊之至矣。下其手。

指穿封戌與頤曰。此子爲穿封戌。卑之詞。方城外之縣尹。

認。以手鬼之。

此子爲穿封戌。卑之詞。方城外之縣尹。

認。以手鬼之。

也。曰方城外以君之所疎言。誰獲子。問西之詞止此。若論
縣尹其微者卑之極矣。令其別議連姓名可以不告。犁獨細細分出低昂既見之於
手復宣之於口。總欲使因曲認可以遂其曲斷耳。筆筆寫絕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因善解人意。此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
及。戍必不意因有是言。難怪其發怒。抽戈逐王子圍自知理
類者甚多。楚人以皇頡歸。已上敘事畢。印董父與皇頡戍城廩
兩事分叙。不得不再提一筆。楚人囚之以獻於秦。董父亦同時被囚。楚以
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使其族出。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
令正主作辭令者。子產曰不獲。不得董父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以贖董父請于秦。子產曰不獲。不得董父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
不可謂國秦其不然。受大國之俘賣人取利有若曰拜君之

勤鄭國。或將鄭國連下以讀。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
之城下其可。拜謝也。此以義為感動。秦必不留董父以絕鄭
乃不贖之贖。若依弗從。遂行秦人不子。獲果不更幣從子產而
此辭可得董父。致子產所言果獲董父。
後獲之。不用貨贖。易以謝秦儀物。

林西仲曰。皇頡一囚。王子圍爭他何用。其始意不過以穿
封戍不敢與較。可以逞其陵奪。自示驕貴耳。不期戍猶力
爭勢難中止。正於伯州犂犂何人斯。敢據事直斷平。借囚
之口為憑。可謂巧於卸擔。玩其問囚之詞。竟演出戲場上
花臉關目一邊。奉承一邊。輕薄俱做到二十分。田地不但

示囚當聘雌黃之口亦示戌當知卯石之形也乃囚雖曲認而戌仍抽戈猶子羽拔劍相如曉柱雖逐不及亦可以褻豪強之魄矣至於鄭請印董父於秦贖之不得不贖而却得者以秦遣將與楚侵吳是其本意及回師侵鄭則楚子為主秦未與聞故傳首止言與楚師戰未言與秦師戰是秦將原本奉有侵鄭之命引兵先歸無疑子產勘破這些關頭但把個好人坐在秦君身上作感恩語竟不提些請董父一事而秦君既受其幣自然做個全人情不留其俘矣料事之審如此傳中分寫處各盡其妙

蔡聲子復伍舉

襄二十六年

左傳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之子名歸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申公申縣尹亡得罪兩人世交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謂私其姻親遣之伍舉奔鄭將遂出奔恐得罪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郊外無舍只得布荆席地而坐相與食謂彼此出食相餉故無主客也言復故者言及於復故國之意伏下文引領南望二句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復於楚是慨然相許之詞已上叙聲子所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以語子木之因問晉所行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問晉所行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

賢猶對曰。晉卿不如楚。子木本不問卿。觀此一句。非奉承子勝也。對曰。晉卿不如楚。木乃為轉入下文之地。不然。純說楚不如晉矣。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其賢大夫皆生於楚。以供晉用。與用楚之土物相類。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指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可用之材。自楚往者。已上言晉大夫之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賞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刑賞得其平。為最善。過之所賴在善人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引証無善人也。虞書大禹謨篇文。杜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註逸書誤。引証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引証賞不僭而刑不濫三句。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君加膳品以酒。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樂侑食徹撤同。風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所以謂三者禮之大節也。也有禮無敗。總二句。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不能謂不善為國。不交。已上言晉所以能用楚材皆由楚以淫刑驅之。令其逃死為楚害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

人寅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楚莊王立子儀及公子燮作亂被殺析公其黨也殿後軍也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晉欒書救鄭遇楚師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

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果被震蕩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獲沈子楹敗申息之師於桑隧在成公六年

年獲申麗而還申麗楚大夫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

析公之為也逃死為晉謀害楚者此其一証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善是也不善正其所是使得行其譖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

鄙晉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成公十八年楚納魚石於彭城晉救宋圖彭城

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

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飼馬早食列陣而焚其次舍示天明

與楚行歸者而逸楚囚當歸之兵使即行楚被囚者聽其走歸欲令楚聞也楚師宵潰

懼而死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襄公元年楚失東羹子辛

死之陳見楚不能敵晉而叛楚楚歸罪于公子壬夫殺之在襄公五年則雍子之為也逃死為晉

謀害楚者此其一証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

與之邪以為謀主子靈巫臣字雍害猶雍沮使不得娶邪雪邑在成公二年扞禦北狄通

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

人焉便於通晉謀楚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

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逃死為晉謀害楚者此其一証若敖之亂伯

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伯賁即越椒，以若敖之族攻王，王滅之。苗，晉邑在鄢陵之戰，楚晨磨晉軍而陳，晉將遁矣。於鄢陵，宣公四年。

在成公十六年，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平其地為陣以當楚中軍，而晉中軍將佐樂書士癡簡易兵備，使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

中行二卻必克二穆。中行偃佐卻錡上此三人，分攻子重子辛之兵，必能勝之。二人皆出穆王後，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環攻之也。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夷，傷也。火滅曰燔。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逃死為喻，師無生氣。

楚者，此其一証。已上四段皆引楚舊事以証子木曰是皆已之言，妙在說至此便止，若無所為而言者，然子木曰是皆

然矣。亦付之舊事而已。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接上極警快。

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罪本不相涉。

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硬

他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舉有不忘楚之心。

亦弗圖也。楚而不以舉為意。

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叔向，晉大夫最賢者。晉以舉比之，則舉之才可用。晉手舉之才亦可知。若謀害楚國，所以謂甚於前四人也。已上言楚國不當棄伍舉于晉，致其謀害，妙在不說當復字樣，極有含蓄。

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不但免其刑，且增其賞。

聲子使椒鳴逆之。鳴舉之子，使逆之者以踐鄭郊相許之言也。

林西仲曰：「伍舉私於姻親，乃莫須有罪案，而楚以為譴，其

出奔也。恐羅子刑而逃死耳。鄭郊遇聲子他鄉。故知欣喜。欵洽此情之常。初未料其能復已也。乃聲子慨然自任。胸中已有成算。但苦無著手處。及通晉往楚。與子木語。恰恰得晉大夫與楚孰賢一問。此時南北將合。兩國相形。人材最重。以理奪之。不如以勢劫之。因言晉大夫之賢者。多用楚材。而楚材所以為晉用者。多避淫刑。把刑賞道理。緩緩說來。隨舉楚大夫奔晉害楚故事。引証四段。俟子木然其說。方提出伍舉無罪奔晉。晉將大用。將來謀害楚國。尤甚於析公四人。純是劫脅語氣。所以能踐久要之言。

季札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

吳公子札來聘。

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吳子夷昧新立。使來聘魯。

請觀於周樂。

魯備

四代之樂。故請之。連。

使工

使工二字。去聲。直貫全篇。

為之歌。周南召南。

為

為季札也。以下段段著。

曰美哉。

美指聲音。下倣此。

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

文王之化。基于二南。猶未洽于天下。然民賴其德。雖勞于王室。而亦不怨。有商

虐。為之歌。邶鄘衛。

三國乃管蔡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兼而有之。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

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

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遭宣公淫亂。懿公滅。

亡之後。猶可興復。故雖憂思之深。而不至於窮困。吾聞

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衛始封之君。武公。其九世孫。賴有先

世之德其為之歌王。王周平王也。平王東遷，王室下同於
風如是。列國故其詩不得入雅而黍離降為
風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宗周而不知恐懼自
遷以後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
之詩乎。鄭聲淫而無節其政事煩碎
乎。可知民既不支國何能久
大風也哉。決決弘大之聲大
量也。風所及者大以開國者能為一方表帥其祚不可限
為之歌幽。按今幽風列於國風之終與此次序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此周公遭變居東陳王業艱
也。難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舊乎。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而有
西周之地故其聲不為之歌魏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中庸之聲凡物大則高
則難行而此聲險而又易行所以為中為之歌唐。此晉詩
庸也。但惜無賢君耳舊註險作儉欠妥。虞始封之地也
之唐者唐本叔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合德之後誰能若是。晉始封於唐其俗思深
陶唐盛德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聲流蕩而無所
之後不能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
自檜以下無譏焉。以其聲不
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周德衰

有思有怨。然有周初遺民。故不至携叛。誹謗存忠厚之意也。舊註先王指殷先王。謬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大雅歌文王其聲大且和。委曲中不失其正。即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德。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獨其至與贊。直而不倨。倨而不失。曲而不屈。屈而不失。邇而音福。不逼。於逼害。遠而不携。於携貳。遷而不淫。淫動而不復而不厭。反覆而不哀而不愁。雖遇凶災音洛。樂而不荒。雖當荒淫。用而不匱。用之不已。廣而不宣。志雖廣大。施而不費。雖好施與。取而不貪。或有所求。處而不底。底止也。守之以無所費損。取而不貪。不至合求。處而不底。道雖復止。處而不底。行而不流。制之以義。雖常運行而不流。放五聲和聲。不底。行而不流。十四句總贊其德之無偏勝。五聲和聲。

宮商角徵羽。八風平。八風。八音。守有序。無相奪倫。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盛。有常小大相成。始終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是也。德之所同也。周魯商三頌盛德皆同。以上為歌。以下為舞。上皆是反覆想像。下文多見舞象。簡南籥者。簡籥皆舞者著實。蓋聞虛而見實也。見舞象簡南籥者。所執象簡舞者舞也。南籥文舞。曰美哉。此美指容。猶有憾。恨未化。見舞大武者。大武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周興之盛若此。其德即夫子所謂未見舞韶濩者。韶濩曰聖人之弘也。德盡善之意。此微詞也。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德弘而猶有慙德。猶有可慙之德。謂始聖人之難也。以見聖變之難。稱其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勤力德而惜其遇。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勤力

而不自。非禹其誰能脩之。非禹之聖誰能脩其德。見舞韶簡者。舜樂也。曰德至矣哉。便提德字與大矣。舞言如天之無不情也。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所以大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所以至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觀字請字應篇首緊密。

按孔氏謂札此時遍觀周樂詩三百篇不可盡歌或每詩只歌一二篇示意耳。又云樂人採詩辭爲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札所美者皆其聲也。二說似不可易。但札觀樂在襄公二十九年時夫子纔九歲則所歌之詩

未必皆在所刪三百篇之內。卽工當歌時亦未與札先言係何國之詩。故札贊語多用乎字。乃從聲中想象而得也。夫樂所以象德不可以爲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鍾期知流水。蔡邕驚捕蟬。聞樂知德理本如此。札爲賢公子贊歎歌詩之語當得諸章句之外。斷不是三家村中老學究死死板板取一部詩經每篇粗記幾句註脚向人前賣弄也。細玩贊三頌云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四句則知他歌中有不和不平無度無序者以樂記所云宮亂若驕商亂臣壤角亂民怨徵亂事勤

羽亂財賈等語推之無不可想像而得矣若四代之舞
 各從其德即屈伸俯仰綴兆舒疾皆如天造地設不可
 相假故夫子在齊見童子步履而知韶樂將作者此也
 札從器數中推出帝王心地所以歸重於韶之德此理
 未解切勿浪讀是篇奇文西仲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公以我喪故魯襄公薨未之見也則

有宴好雖以吉凶不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蓋毀館舍之垣牆而納車馬也

已之車馬大作怪士文伯讓之責子曰敝邑以政刑

之不脩寇盜充斥刑晉國不能脩舉政無若諸侯之屬辱在

寡君者何諸侯卿大夫辱來見晉君者是以命吏人完客

所館高其閤闔厚其垣牆以無憂客使門闔館門也高其

完固而客使可無寇盜之憂言館垣關係甚大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異客何雖汝從者自能防寇他國賓客來將以敝邑之為

古文片義

卷之二 子產壞晉館垣

鄭子齊

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以盟主之牆若諸侯有至皆毀之則不勝其脩治何以共應諸侯之命乎三句言毀垣尤不便於晉國也寡君使句請命句文伯名另一士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先言朝晉逢執事之不閒而不得見不能即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又不知為幣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既不敢以幣帛輸納的在何日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非見君於外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而獻似幣乃君府庫之物則鄭竟同於晉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之郡舉供其賦稅矣何以為國乎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無處藏幣恐幣不精以取詰意雖用雙關文法却

將輸幣處提過歸重朽蠹一邊以明晉侯不應留賓弗見使鄭久候也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因他言敝邑為盟主故提出晉文公來壓倒他下乃歷叙文公之敬客以反擊今日之慢客妙絕宮室卑庫無觀臺榭庫卑貌闕門曰觀築上曰臺有以崇大諸侯之館待客又極其隆也館如晉君庫既繕脩之館中藏幣之庫養馬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空掌治巧人以時填館宮室巧人泥匠也填塗堊也諸侯賓至也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僕人巡宮至夜巡警車馬有所皆自地以賓從有代賓人之僕從中車脂轄中車主車官以脂轄安處賓從有代有人代役徒隸之人與夫牛之牧馬之車軸隸人牧圉各瞻其事開各瞻視其所當供客之事百頭鐵

官之屬各展其物。官屬各陳其待客之物。諸侯既至之後又如此。公不謂賓而亦無廢事。易於朝見亦易於告歸無待命之苦。憂樂同之。列國凡有吉凶皆與列國分其憂樂。不必以喪故自引。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在館。爲戚而不見賓。有事則察之而輔其所當行不使其有不得已之賓至如舉而反加詰責此六句暗射晉侯身上舊註無謂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四句結全段言其賓至晉國不異歸家無安受其苗害如所。云寇盜燥濕之類也此文公爲盟主然也。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名。與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諸侯館舍僅如徒隸之居門庭狹小車馬難容又五句相反并破所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大厲疾疫也指謂高其閭閻二句。

與旬設庭燎九句相。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賓之進見未反并破無憂客使一句。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賓之進見未之命不得而知。與公不留賓一。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毀相反又挽逢執事之不開四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是增重其罪也。挽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二句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反詰之妙正對寡雖君之有魯喪亦微邑之憂也。晉鄭皆與魯同姓晉之憂亦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若得見而薦幣仍將館垣無寇盜之患而盟主亦不致有供命之煩矣。答文伯所讓之詞句句周匝如此。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

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改築館舍所謂諸侯賴之也。略完正矣。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不止鄭若之。何其釋辭也。釋廢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詩大雅初之篇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悅懌則民安定詩人真知辭之有益矣。以叔向贊不答曰：作結妙。

晉作霸主非一世，諸侯之館雖狹，從來藏幣亦不止鄭伯一人。何至於毀垣即毀亦不須盡毀？子產止為晉侯以魯喪不見客，若不如此番作用，無以致其詰責而盡其辭，使得薦幣而行耳。文伯之讓全在寇盜上立論。

侃侃而談，似難置對。子產止閒閒叙出，朝晉從不敢寧居而來，何等敬慎。晉侯未見，又不知見期，何等傲慢。以其無所藏幣，輸之既恐失已，暴露又恐招尤，何等進退兩難。再將文公待諸侯處細細敘述，而以銅鞮隸人等語對看，件件霄壤，已能令繼霸者無處生活矣。然後說出魯喪之憂，鄭以同姓與晉無異，原不必為此留賓，弗見待。既見薦幣之後，以所館之垣自壞自脩，不煩晉力而隸人之館自若，猶可以羸諸侯。文伯所讓之語不過為此。今已如此，他復何說？其詞之委婉處，帶有許多冷。

出子產意外故叔向云諸侯賴之言其馳命之功所及者遠非子產以毀垣欲使晉築館也此毫釐千里之殊細讀叔向讚語及引詩言當自得之
西仲

子皮論尹何爲邑

義公三十一年

左傳

子皮

罕虎鄭上卿

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未知

可使治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愿謹厚也叛背也言吾愛其謹厚平日不

與我相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兩夫字指尹何言謹厚之人使往治

邑而學爲政當愈

子產曰不可

總斷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

必求有以

今吾子愛人則以政

今汝愛尹何則使之爲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譬如未能執刀而使

子之愛人傷之

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非以愛之實以害之誰敢求汝子

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

鄭國有汝猶屋之有棟榱

椽也棟以架椽設使汝訣事而致財譬如棟折而椽崩則
我亦處屋下將為其所壓敢不盡情言之○二喻自言與
子皮利害相關不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譬如汝有美
得不力為學裁之○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官
能裁者有傷於錦○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官
所以其有傷於錦○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官
使學為政者往裁治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亦思官邑之
多乎○三喻破其使往而學一語若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說其為大官大邑不亦多乎便平常僑聞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二句是立若果行此必有所害○非自害則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
覆是懼何暇思獲○求其無害於治○四喻破夫亦愈知治
一語○一喻尹何二喻自已三喻子皮
四又再喻尹何隨手出喻絕無痕迹
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細民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美錦不使學製大官

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官邑欲使學製不知大而

者賴有官邑猶一件蔽體之大衣服也衣服緊貼在身近

在目前所以易見官邑與身隔遠故不覺而慢易因子產

美錦學製之言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也

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其智

而庇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

面焉○人面無同者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家事各有其

可盡吾心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家事然於吾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子產柄鄭政以此之故結語有力

子皮之使尹何純為尹何一人起見不知大官大邑關係底身乃使人學治不但學者受傷而使之學者自害不小子產即其所言層層翻駁妙在四引喻中鍊成一片絕無痕迹宜子皮之心服而委政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人民社稷之說即使尹何之意夫子亦云賊夫人之子與操刀使割何異子產之見殆有合於聖人矣西仲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元年

左傳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圍將與晉趙武合諸侯之大夫于號以號

係鄭地故兼伍舉舉為介副使曰介此句因將入館鄭行此二事

人惡之館在城內惡其徒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圍此時不置對者恃有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親迎何逆婦一着可以遲也

其懷詐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大○古○出○

命從者指楚衆城外除地曰墮按昏禮主人布令尹使太

宰伯州犂對曰令尹即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豐公孫段之氏將使豐氏八字乃鄭君命圍布圍之詞把鄭君寵命說得珍重異常

凡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主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言告廟而來雖為下文蒙其先君句張本亦隱隱謂當成禮於豐氏之廟而去耳是立言若野巧處。把自已受鄭君寵命之後說得珍重異常。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嘉禮不野合輕鄭君之命而棄之其不可一。夫不得列於諸卿也。禮何顏復置身於列國諸卿之間在鄭已無以自容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矣其不可二。君老其蔑以復矣。既以逆婦告于莊共二王之廟乃不得成禮而去是欺之也世豈有欺其祖父之人尚可為國大臣乎即歸。惟大夫圖之。已上單就請墮楚亦無以自容矣其不可三。常禮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實以夫國必不我詐言全段主腦下五。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句俱發此義。

圖之。實中或有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小國既所圖則失其平日所恃以為諸侯距違君命而有壅塞不輕信者之戒使致恨于行詐者。行是懼。將來大國有命不足取信格而不行此皆小國恃其罪也可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若此懼者此耳。鄭之在楚不過為楚守國與守舍之人無異自當懼罪則鄭之在楚不過為楚守國與守舍之人無異自當任楚出入敢惜豐氏祖廟不使親迎成禮乎。已上說出敝邑編小不足以容從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察而入許者之故以國家利害言。之入逆而出。城中有備無可生端覬覦若迎娶之事不便兵衣示無弓也楚人為援至此窮矣。公子圍為楚令尹既柄楚國是時方為盟主將合列國

大夫其寵大矣。日中寧復有最爾鄭而拳拳求娶其大
夫之女且必守奠鴈常儀耶。蓋楚本無信之國也。先是
向戌弭兵之軟。屈建已衷甲爭先。此番欲得志於晉。計
惟有乘鄭許婚之約。借親迎。徒衆襲取其國。以通諸侯
南嚮之路耳。篇中將以衆逆四字。奸謀畢露。若論親迎
舊典。鄭似無可措辭。乃子產全不理論。是禮非禮。硬使
行人以墀爲請。俟其說長說短。造出許多體面話頭。然
後單刀直入。快破行許。隱衷且以鄭失國。楚失信。俱引
作不設備者之罪。令垂涎者無處着手。只得將錯就錯
而行。也不掃興。左氏詞命。每以句句分釋見
奇。此鄭以不分釋爲奇。釋爲分釋。尤其奇也。西仲

晉趙文子會楚于號

昭元年

左傳

會于號。辭宋之盟也。

宋之盟。晉楚從向戌弭兵之說。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

盟。楚人得志於晉。

令尹子木先軟。

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

弗戒懼。又如宋。

今令尹公子圍也。戒備也。

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

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

子木衷甲欲嫁盟。

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

前番先軟。猶以御主齊盟爲詞。今若再令得志。則晉常爲楚細。豈不辱乎。此段就晉之國體上言。

子相晉國

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

時不爲不久。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

寧東夏平。秦亂。

秦晉爲成。

城淳子。

杞遷都淳于晉城。師徒不頓國。

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恐。天無大災。

功不爲不大。

子之力也有。

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勤其備楚行詐

此段就文子相業上言將文子許多好處極力鋪叙一番倒入恥字文勢流動

猶言受款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欲乘會而得晉武有仁人之

心止守信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以行僭駕晉爭先在楚筭不

而待盟是楚又行僭非所害也僭差也楚再駕晉在

句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晉亦算不得做恥

答他楚重得志晉之恥句武將以信為本此句是眼目循而行之譬如農

夫是穰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穰所以除草藁所以壅苗

必有得以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若果能信不

得志處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必論將來即

現前已不為人所屈但吾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未能耳根上文進一層說

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人知法我必知尊我

吾惟不能故見不為人下楚不為患不待患楚而為戒備

之難申上吾未能句楚不為患已上答他終之以恥句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宋舊書加于牲上

而讀之恐晉先歆也晉人許之從其請

行僭使爾不過如此晉人許之從其請

存因楚令尹衷甲爭先晉不得不讓此番尋盟祁午所慮

止在公子圍再踵故智則楚居然獨為盟主而晉當退處

于諸侯之列耳但南北合成本為弭兵計即明知楚為不

信之國公子圍為不信之人亦不便尤而效之是雖欲戒

無所用其戒也。趙文子提一弭兵之信為主，只欲盡其在。我見得以詐先，原不是先以信後，實不為後。雖近於強顏之說，然細思當時亦不得不出於此耳。其行文頓挫流轉，步步精神。

張趯智在君子後

昭三年

左傳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晉侯寵妾

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

已乎？

明知不當來，又不

語意若悲若笑，冷甚。

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

已乎。

不來作反詰語，恨甚。

子太叔曰：將得

字是眼目。

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

字是眼目。

分叙諸務。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又單

之。不煩。

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

無加命矣。

言行

禮任事，但本其無關。

足矣。命令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數於守適。

數煩也，不敢計擇大夫士之位而來，使卿惟懼獲

戾豈敢憚煩。所以為不得已。已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
今茲吾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再找一筆妙。張趯曰善哉吾
得聞此數也。善其言且以得然自今子其無事矣。不待
火焉。火中寒暑乃退。火心星也。季夏昏見而此其極也能無
退乎。物極必反。晉將失諸侯。人能諸侯求煩不獲。所以謂二大夫
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智其猶在君子之後乎。以待人言而後知也
林西仲曰因送葬叙文襄為伯之不煩則當日朝聘盟會
亦非昔比可知諸侯賴伯以安也乃為伯而勞安得不貳
子太叔有敢怒不敢言之意張趯則昌言之俱臻絕境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昭三年

左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少姜死請以女繼之。既成昏。晉既晏子受禮。

叔向從之。為賓之禮。叔向從之。為賓之禮。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則與晏子

曰此季世也。終將吾弗知。不知何齊其為陳氏矣。大約國為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歸猶與也。棄其民。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量之名。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此齊舊量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舊鍾六斛四斗。陳氏

而盡工絕。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必有息。如此出納則

財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山海之物運而

之地其價不加多蓋是時齊侯專利藪之薪蒸處侯守之海
之鹽蜃所望守之民即往山海取之尚有暴征之稅不能賤
價而得陳氏之不加於山海稍薄其利而民之民參其力二
受利多矣天所以寬民之力已上煥休之實
入於公而衣食其一餘無多利公聚朽蠹二入於而三老凍
餒三老杜註上中下國之諸市履賤踊貴刑者多刑之濫也
使其痛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念聲其愛之如父母而歸
疾之實民將焉辟之總上文言所以箕伯直柄虞
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歸於陳氏之實
遂伯戲四人皆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皆助胡公與其妻
齊欲代有其國以立宗廟也已上結叔向曰然是其雖吾
齊其為陳氏句說出許多神鬼來可畏兵弱不卿無軍行首
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對下戎馬不駕能征討

不在夫公乘無人車有御式卒列無長百夫之長無有才者
三軍音疲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不顧民勞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
也嬖妾之家更富不顧民死而奪其財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此民宜其怨不樂
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大姓皆廢為賤政在家門六民
無所依無所君且不悛以樂相憂惴惴也以樂而公室之卑
其何日之有卑弱讓鼎之銘疾讒之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況且不悛其能久乎已上言晉所以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
計為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廟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無藩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本宗肸

又無子。家既無繼。公室無度。國又不幸而得死。此身善。豈其獲祀。欲家之不止。享後人之祭祀。不可得也。已上言已亦不能自為計。

林西仲曰。陳氏篡齊。六卿分晉。早被晏子叔向看破。細玩二子之言。總緣二君不能自強所致。若齊不棄其民。使無痼疾。即陳氏亦無所施。其煥休之智。晉知悛改其樂。得人恤民。即家門亦不能擅其國政之權。晏子說到陳氏先世許多神靈在齊。似有奪其魄而使。國民以資代興者。叔向說到八姓皆降。公族俱盡。似有剪其翼而使孤立以待銷亡者。皆無可奈何之詞。相對間一字一淚。不堪多讀。

楚靈王求諸侯於晉

昭四年

左傳

正月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止留也。

前年已與鄭田江南。茲又留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許俱田。故曰復。寫楚方侈。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會于申。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口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有見楚舊約。以歲之不易。四年來楚多寡。

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問晉何君若荷無四方之虞。

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苟無事。願借威靈。召諸侯。晉侯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無德而強。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前所能測。

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伯業惟天意所屬不可力爭當許楚所請已

止破晉侯而修德以待其歸惟自強于德若歸於德吾猶將

勿許之見而修德以待其歸此則天使能終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事之況諸侯乎此則天使能終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與爭此則天使能終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

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在我者既齊楚多難

左彼者又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

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言晉即不許楚楚亦不能

併死更不可嘆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度之

之險也是不一姓足恃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馬不

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自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

音以享神人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

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

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國之興亡無關於多難

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為盟主多難以固其國衛那無難敵亦喪之無難以喪其國

以人之難不可虞也又總一句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

亡於不暇又何能濟所以為三殆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國之廢興在于

侯無涉。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不能親會楚君，應上請開句。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諸侯即楚之諸侯，自當聽命，不待來告也。

林西仲曰：盟宋會虢之後，楚愈肆橫，而晉實不能自強。前此微朝于鄭，晉已許其往，其不敢與爭久矣。椒舉執盟宋之語，雖欲勿許，難以置辭，且不能禁諸侯之不往也。司馬侯援天立論，出於無可如何。晉侯所謂三不殆，止欲藉以自完。或幸楚有難，不遑與較，豈成伯主口吻？司馬侯句句翻駁，勸其修德，卽孟子強爲善之訓，讀之索然氣短。

吳蹶由對楚子

昭五年

左傳

楚子以諸侯及東，彘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吳曾伐楚，吳子

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豐鼓。怒王使問焉，曰：女卜

來吉乎？咄其無知，而來就死。對曰：吉。若說不，言便戲。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

之備，尚克知之。命龜之詞止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使

可知。君若驩然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

楚怒未甚，無備取。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

以豐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息

息也。難易有備。可謂吉矣。有備無患。果應吉兆。且吳社稷是卜。答他卜來吉三字。豈為一人使臣獲費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社稷為重。若一人之生死無關於國。有守龜其何事不吉。不吉之數。又答他所問汝字。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即為社稷而應。亦有先後不一。如城濮楚得吉。邲而敗。至邲乃應。豈可拘泥。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今犒行得此吉。卜吳不能忘楚。當有報志。其應尚在。乃弗殺。殺之無用。後不但知備而已。○固言龜卜帶說以諛之。林西仲曰。犒師者。原無殺理。但楚靈方侈。以晉送女。且欲刑韓起。闕叔向而辱之。況吳使乎。蹶由以豐鼓為得吉。卜全在知備上立論。未以報志二字奪其氣。得應對妙訣。

叔向論鑄刑書

昭六年

左傳

鄭人鑄刑書。

列其罪之條款。為刑之輕重。治鑄成書。

叔向使

貽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虞度以為法也。先斥一句。

昔先

王議事以制。

四字出。周官。

不為刑辟。

就事之大小而議。制其刑。不預為書。

懼民之有

爭心也。

恐其執書。與上爭罪。

猶不可禁禦。

猶不能止。其犯罪。

是故閑之以義糾

之以政。

正。自。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皆自立其德。以身為型者。

制為

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以賞罰從違為。第一層。懼其未。

也。

猶恐有。未盡處。

故誨之以忠。

釋其。偽。

聳之以行。

善。動以六行之。課其實。

教之以

務。

防其。化其。乖。

使之以和。

去其。慢。

涖之以彊。

扶其。弱。

斷之

以剛振其柔。皆成民之德。猶求聖哲之上公明察之官百

忠信之長治慈惠之師教之。既自聖焉。又求有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無爭心。而思於上故。已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知其權所以不忌。皆有爭心。輕重以徵於書

執書而徵幸以成之求苛免以弗可為矣。言先王懼民有爭

心之。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

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三代刑辟有書。皆不起於盛

分外精神。其變幻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賦制參

辟三代。銘。刑書。是主。帶說。田賦。將以靖民。不亦難乎。使

生禍亂。曰靖頌我特儀式。刑文。王之德。田靖四方。又曰。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若肯師文王。民將自靖。民知爭

端矣。有書則民知有可爭之倪。是將棄禮而徵於書。禮以禁

之先。將棄之。而犯罪。只奇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財文可以逃於刑之外。流弊極矣。第三層終子之世。

鄭其敗乎。民不忌上。禍亂辟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

乎。變先王之書。而多自為制。無以靖民。故能亡國。引以復書

曰。若吾子之言。誠如吾僑不才。不能及子孫。不能為後世

以救世也。當吾世而族大寵多。侈汰成俗。且用法。既不承命

失當。非此無以救正。乃出於不得已也。

古文斤

卷之二 五七

叔向二

鄭鄭齊

敢忘大惠

雖不能奉教而行亦不敢忘箴規之德已上自言所以鑄刑書之意

林西仲曰唐虞止有五刑未預定何罪當用何刑三代因之禹刑湯刑之作不見於經惟呂刑載五刑之屬三千則預定有條例矣迨秦漢之後條例益詳故曰前王謂之律後王謂之令世風日下不可以古治治之即鑄刑書之意非得已也勢也叔同以德為主自是正論至謂民有爭心徵書不忌上等語即張乖崖以盜一錢答蜀吏吏云君能答我不能殺我之說可謂推勘入微矣然子產救世男是

一段苦衷俱在書上立論舊評以寬猛分斷大失本旨

詹桓伯讓晉爭閭田

昭九年

左傳

周甘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周邑伐之以助嘉也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

為曲沃魏駘

芮岐畢吾西土也

未得天下以先之地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

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

既得天下以後之地吾何

邇封之有

言四方之國皆周土况近郊之田乎隱隱見閭田應屬周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

以藩屏周亦其廢墜是為

封建之意本以救王室之衰

豈如弁髦而因以

敝之

舊註弁緇布冠也髦童子垂髦也始冠之禮先用緇布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不復用也喻言諸侯得國之後

以用不著周因而壞之之意

先王居櫛杙于四裔以禦魑魅

隱隱見晉不當與周爭田

五八

桓伯一

郭郭

四凶單舉。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陰戎之祖與三苗並放。瓜州今敦煌。戎原不

在內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唐伊使偏我諸姬入我郊

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戎到此晉已有過矣后稷封殖天

下。得天下何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今戎得肆其侵伐節制中國為中國者不亦難乎。晉

之過尤伯父圖之。皆當以此意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難解矣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本有一體相關之伯父若

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一體

者猶相戕異類更何足責晉所以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

也豈能改物。未嘗改正翼戴天子而加以共。不過尊王而

圖耳隱隱見晉不當率陰戎伐顓

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不恭天子以顯其侈大

諸侯之貳不亦宜乎。自然無以服諸侯且王辭直子其圖之。王之讓

甚正爭田伐顓之事當自為計宣子說致闔田反顓倖。遵王命而不敢爭也

林西仲曰闔田無論屬周屬晉但敢與天子較爭罪已難

追况稱兵伐天子之邑且偕異類倖其民人乎奈周既弱

又憚晉強措辭之間必不便於唐突誰善看他說諸侯之

國皆周之士分封諸侯之意原以扶周非以暴周全不于

涉晉侯一字而晉不當爭田之意自見及論伐顓也止說

戎不宜居中國以制後稷封殖之天下輕輕把晉先世之

桓伯二

邠邠

失提過。隨以周與晉本屬一體。設言若有侵害。則戎愈無顧忌。全不提。起梁丙張趯一字。而晉不當率戎之意。自見。後人若掩卷思。所以措辭。必不能如此莊重。有體含蓄。不露者也。叔向稱其詞直。使宣子致田。反俘其亦。有以服其心矣。

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左傳

楚子

靈

狩于州來。次于顧尾。

冬獵曰狩。州來。顧尾。二地皆近吳。

使蕩侯潘

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五子皆楚大夫。

帥師圍徐。以懼吳。

徐吳與國。

欲以兵威。

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

乾谿。水名。自顧尾遣。丘大夫訖。即自次乾。

露以為去。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

翠被。被。帔也。以。

以豹皮。

執鞭以出。

冒雪着田獵衣冠。執鞭出以教令。細。為履。執鞭以出。寫肆心侈大之態。而士卒衝寒跋涉勞。

去則下文問答全無意味。

僕析父從。

僕。御也。析父。楚大。

來。右尹子革夕。

右尹。官名。子革。即。鄭母。暮見日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

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封君。

與呂伋

齊太公之。子丁公。

王孫牟衛

叔子燮父晉唐叔子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成王四國皆有分
齊衛晉魯王皆賜我獨無有楚獨無今吾使人於周求鼎
以爲分王其與我乎鼎乃三代傳國法物豈是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筭路藍縷筭路柴車以處
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
爲弓以棘爲矢爲天子共禦不齊王舅也成王之母姜氏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唐叔成王母弟周公康叔武楚是以
無分而彼皆有遠之理不宜以此責周也今周與四國服
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若論周之勢力既屈于楚
將楚凡有求不必較論道

理當無不應豈惜一鼎隱隱言欲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代周亦任其所爲之理語帶冷刺
吾舊許是宅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遠祖
舊許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舊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
是宅以遠祖兄弟所居之地求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我乎素于人尤屬支離不根
鄭敢愛田豈敢惜一田乎亦不必論楚之當求不當求鄭
之或與或不與也冷刺極矣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若爲鄭分疏一語便跌
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不羹地名其地有二邑言築
千子與有勞焉音預諸侯其畏我乎陳蔡不羹與諸侯相近且
當畏楚而不敢抗又欲盡服天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
下諸侯益肆其心無所底止矣

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四國陳蔡二不

四國猶可令諸侯畏服。雖把靈王問范無宇語述而答之。然盛稱四國之強。將楚倒作幫貼語頭。而尾大不掉之害。躍然欲令自危而慘敗。○林沅曰。楚語靈王問范無宇曰。

今我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管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

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則陳蔡不美。俱工尹路請

言三城無四國也。蓋在四字。積畫成至當為三。工尹路請

曰。路工尹名。君王命剝圭以為械。秘敢請王命。械斧也。秘柄也。

以飾斧柄。故王入視之。王人內視工尹所為。析父謂子

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此處作一歇。妙有曲折。析父謂子

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言前此與王言未始非諫。但

特銘其鋒以待王再出而斷之也。○彼王出復語左史倚

喻以響隨聲。此喻以刀斷物。機鋒對手。王出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使另眼。是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

讀之所以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為良史。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行天下。欲使車轍馬跡無所不到。祭

公謀父作所招之詩。以止王心。官謀父周卿士。所父司馬之

中不敢斥言王故。弟言所招。王是以獲汲於祗宮。復沒

前後三箇心字。是一篇針線。王是以獲汲於祗宮。復沒

而死也。祗宮離宮名。說到生死關。臣問其詩而不知也。且

頭無不悚聽。摩厲之刀全在此句。臣問其詩而不知也。且

知穆王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未必能讀墳典諸書。此

近事。革作刀砧先受了。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所招之惜

一場輕薄妙絕。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所招之惜

古文初義 卷之二 子革對靈王 三 郁郁齋

悟式昭德音。悟式安和貌。式用也。美司馬思我王度式如。
玉式如金。亦宜思我王之常度。出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用民之力亦當如金玉。隨器制形。不可存醉飽過度之。
偃之亂。可為車鑒。故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懼禍之心。不能勝其自肆之心。所以不得。
自已。斬了。數日。却不能斷。總非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言能自克者。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
乾谿。因自克二字。說出理學諸頭反結。言靈王必不能如。
是痴。是取辱乾谿。理所必至。若惜靈王不能克己復禮。便。

楚靈頻年用兵。總是救龜。訴天侈心未改。前此莊王問。
鼎。王孫滿折以天命。靈豈不知乃欲求為分器耶。時白。
公子張范無字輩。皆無容其致喙矣。子革問答中妙在。
句句是將順。句句是匡救。及論左史倚相遂趣口把所。
招之詩。莊誦一遍。意謂鼎亦可求田。亦可求諸侯。亦可。
使畏。但恐民力既竭。禍起蕭牆。無人領受耳。靈王既悟。
使即時渙罪已之言。振旅歸國。脩德邇民。猶可免訾梁。
之潰。然此副侈心蓄之已久。非大有得力者。必不能一。
刀兩段。靈王豈能及此。宜其不免文之節奏頓挫無不。

賊。賊害也。○分坐三人之罪夏書曰。逸。昏。墨。句。賊。句。殺。皆當。臯陶之刑也。請從之。分置三乃施邢侯而尹雍子與叔魚於市。刑皆用死也。請從之。人之法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其直有古人遺風非近世可及治國上叔向斷罪。已制刑不隱於親。治國使其不暴不虐制刑連其不顯不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不隱于親所以平丘之會數其賄也。叔魚求貨于衛淫芻蕘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治國不隱歸魯季孫稱其詐也。季孫平子見執晉欲歸之叔魚詐言欲囚平子。以寬魯國晉不為虐。于親者二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其貪以以正刑書。晉不為煩。制刑不隱三言

而除三惡加三利。數其賄詐貪除去暴虐顯之惡殺親益榮。有直猶義也夫。猶大義滅親者

林西仲曰。邢侯。巫臣子也。巫臣與雍子皆楚人。先後奔晉。晉各與之邑。巫臣得邢而雍子得鄆。似鄆田乃雍子之田。邢侯所爭疑鄆與邢土壤相接。舊註謂其侵邢疆界是也。叔魚能定不決之獄。可見貪官未嘗無才。但不至殺身不己。此千古貪官常態耳。邢侯忿不顧身。擅殺二大夫於朝。死無待論。奈已死者不可施刑。叔向想出戮屍一法以示行賄受賄者皆不免於誅。洵持法之平也。尤妙在所引夏

書恰恰與三罪相符似夏書端為此三人而設可謂確切
不易矣夫子贊叔向之直且稱其義俱在處分叔魚一人
上發議且引前此淫芻蕘歸季孫二事見其著著不肯假
借全在治國制刑上著力所以為義其叙事論斷前分出
三人後提出三事結撰嚴整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真
僅作也國語少却末段一贊便覺減色

晉荀吳不受鼓降

昭十五年

左傳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鼂鼓人或請以城叛此本能守但

內應獻城穆子勿許荀吳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

故不為省當許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

適事無不濟愆差忒也適嚮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民以

城來吾獨何好焉人所公惡而已賞所甚惡吾既

又賞之無以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倘受其城而不

處吾所好者賞則失信於彼非示民以信賞必罰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奸人在國事必不濟所失者不僅一

右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繕補綴也使鼓人殺所甚惡而自盡其力圍鼓三月

鼓人或請降此力不能守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

又不受車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勤民轉

頓兵攻圍之久受君命而故自墮其功有失臣理上段乃左

右私言此段則軍吏公言上段猶有疑而詰其故此段則直

叙而斥其非穆子曰吾以事君也正以此事君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焉用邑邑之所貴者民能守耳若聽邑以賈怠不如

完舊以得邑而賈其怠與民不賈怠無卒棄舊不祥凡買得

必不保其勿守有舊可守而忽棄之必非吉祥者之所為理

本如此所以言邑以賈怠不如完舊也○把他人之邑當作

自己之邑一鼓人能事其君吾亦能事吾君彼當守我當攻

樣打算奇甚各盡為臣之力

○把他人之事君與自己率義不爽盡自好惡不愆教民城可得

之事君一齊策勵尤奇

而民知義所知義有死命而無二心此所謂義所民不亦可

乎得城且得知義之民此其所以事君者上一段言力能則進

否則退則得城尚在未可知之閒此段竟言城可得分曉

得更妙○已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非怠果克鼓而反

上答軍吏師皆知將意無違以鼓子音員提鳶止停一君以鼓不戮一人令者信義之教也人盡服其信義

也故林西仲曰用兵爭利常事也況中行穆子大鹵之捷亦用

必欲待其食盡似未免涉於迂濶先輩謂其料定彈丸鼓
邑必不能出其掌握之中落得為此仁精義熟之言以示
人可謂推兒至隱惟是兩番行事兩番語言皆出於常情
意表上重信字不可通奸為庇民計下重義字不可教怠
為事君計總在立身局外把人與己之物之事攪和一處
平心而察好惡同之故能不以一時之利易一定之法如
此其行文最為警峭舊評有病其率而無者蓋緣未曾咀
嚼其味耳

子產辭韓宣子請玉環

昭十六年

左傳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請求得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商人私物非君得司子人

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所求其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薄韓子即所以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

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惡悔之何及屬會也讒言既行鬼神

異雖悔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盡求而與之

無益愛吝也買而與之所全者大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也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忠信謂實心相與使人已兩

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全冀得善始善終答他未

子產一 耶耶齋

可貳不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指宣子

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守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人非

難而失已可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

之人多而一其否爲罪滋大不獲者必罪大國之求無禮

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鄰邑則失位矣求而必獲愈肆其

不得爲諸侯矣應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

上無禮以定其位借公濟私應上田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

獨非罪乎立而無令名子成貪將焉用之所以愛人也且吾

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未小也言亦以小害大然他無幾求

及何愛一環二句此段言所以不與

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商人知韓

君大夫不敢私賣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大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請命其子產對曰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西周畿內桓公以幣賄

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用次序

有一體之誼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命商人我無

強賈毋或何奪強以威劫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實賄非

但無強賈但奪亦不與持此質誓賈神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商人至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敝邑背

今不叛

古文新義 卷之二 六九 子產二 鄭子產

古之斤義

卷之二

郁郁齋

私治晉國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祭於國者告其家事無猜

其祝史不祈祭於家者亦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舊註文襄靈成景。不

引他事作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

稱是語何故疑其所問非所答。又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治上下無怨動無違事違皆于理也。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與上陳信不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祝史受忠

君餘福所及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違之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

其違違之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計及

不思謗譴民所不憚鬼神神所怒民痛無悛於心十四句

辟違之實所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目陳其蓋失數美是矯

誣也掩惡以計善乃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事在兩難以得

不祈句相反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

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僭差慢侮也祝

亦君餘殃所及。此段是主細玩兩段語意見得祝史與君

禍福本相關若受誅亦平日虛以求媚之罪鬼神假手禍之

總無救於君之疾也其平提信君暴公曰然則如之何以處

古之斤義

卷之二

郁郁齋

此對曰不可為也。言疾已不可治。起勢。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守之。衡鹿四音皆官名。守者禁民採捕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從政疑往來交

所關也。杜註入服政。役恐下文說不去。偏介之關。暴征其私。逼近介岐路也。抽

承嗣大夫。強易其賄。世位貴又短其價而勒買之。山林入

民有利而布常無藝。令不徵歛無度。制不宮室日更淫樂不

違。工不輟。四句音動作辟違者。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內頗外寵之臣。僭令

於鄙。外頗私欲養求。不給則應。內外寵私有所欲皆長養其

不立應此肆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上下怨祝有益也。詛亦

僭令之實也。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以多寡之數不敵故。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

後可。脩德之後則無詛而但有祝矣。若猶患疾不愈。是祝史

史且不直言。公說使有司寬政。布常有毀關去禁。偏介無關

其不當誅妙。薄歛已責。徵歛有度矣。至此公既

林西仲曰。以疾久而欲誅於祝史。絕無理義。變臣逢君之

惡本不足責。晏子此時若直言不當誅。反覺索然無味。篇

中以神人無怨四字作骨。三問三答。雖分各層。止是一氣。

貫下。先以蒞會之德引起。已籠大意。次提出信君暴君相

對。此對曰不可為也。言疾已不可治。起勢。山林之木。衡鹿守

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

形一番見得祝史陳詞皆本君德舍此別無善祝之法也
未備言景公所行之事與暴君語語照應即將祝字生出
詛字來雖似滑稽然其理實不可易卒使公行寬政亦所
謂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凡平常話頭一出君口吻無不
入妙真春秋中有數異才不但因事納忠有足多也

晏子論梁丘據

昭二十年

左傳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

既獵而歸不即回宮欲舉宴于臺以爲樂也玩下文飲酒樂三

字便子猶馳而造焉

開君舉宴惟恐不及同樂此公曰唯據

與我和夫

取其合心則不滿于羣臣可知

晏子對曰據亦同也

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

問其字義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

音醢醢醢鹽梅

所以調以烹魚肉燁之以薪欲使成羹

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皆以不同而君子食

之以平其心

故甘之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

其否以成其可

進言其所以有否之故君所謂否而有可焉

非今臣獻其可以去其否進言其所以有可之故而除去其
 否者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無可之否皆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是以政平而不干不犯民無爭心亦同歸故詩曰亦有和
 羹既戒既平饗假無言時靡有爭引証味和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上文言味已畢此處根上
 二語順口帶出五聲亦如味上與味並提此句不得不撇開
 聲來渡下不費力一句亦不待下而重提一氣氣達二體舞有三類雅頌有風
 也有無限幹旋在內物四方之五聲六律七音官變徵八風見淮南子九歌六
 事以相成也器數之不同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
 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聲音之不同應上濟字君子
 皆以不同而成其為和者

聽之以平其心樂之心平德和樂所以故詩曰德音不瑕引
 聲和解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不獻君所謂否據
 和之義一亦曰否其可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不成味無若琴瑟之專
 誰能聽之不成聲無同之不可也如是已上解同之義言
 此而據之所以為同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欲長
 不為和者亦在此樂子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古人長享
 無窮君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昊季荊因之因繼也虞有逢伯陵
 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殷周間而後太公因之皆因死而
 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必不代古人願有樂
 已上破公無死之說

林西仲曰：晏子平日答先王觀之問，有「流連荒亡」之語。此
番景公既獵舉宴，恐禽荒酒荒之規，所不能無。故謂梁丘
據為和，取其合心共樂也。晏子即以同字換却和字，引他
發問，隨舉宴中之味，宴中之樂，現前指點，總在不同處。
和且點出心字，政字德字來，大見關係。且和羹二字，向有
成語，樂主於和，又是正詮，絕無杜撰一字，所以為佳。至於
古而無死一言，乃登牛山一副癡淚，爽鳩之對，似嘲似諷。
却是不易道理。坊本刪去飲酒樂一段，竟不知遯臺何事。
梁丘據馳造何為，以味樂二喻，作文離遠，引何殊嚼蠟。

子產論政寬猛

昭二十年

左傳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

游吉也。

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

其次二字，原有分曉。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

猛使民不敢犯，正所以全其生。

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寬致民，輕於犯，故寬難服。

難服，以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

反以陷之於死。

不忍二字，乃不解用猛苦心。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

苻之澤。

取人，劫其財，以民無所畏。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

子，謂子

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以民狎故多死，謂之少止，則他處之

盜，不勝其殺可知。伏下殘字。

仲尼曰：善哉。

乃引夫子平日歎美

鄭子產。

子產為政之詞與太叔殺盜無赦知寬猛各有其獎隨以相濟玩四個則字殘則施之以寬一時並到語氣非後其既失而後補救也胡氏以為非人語因太泥字句且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施之以寬也寬引証之意式用也慘詩作懼糾之以猛也猛引証會也明天之明命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寬而撫之也平之以和也勞詩首章之語分引釋之則寬猛為一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有政優優百祿時並到可知

是適

競強練緩也優優和也道聚也

和之至也

若論政和之極連寬猛二

頌長發之詩所云也乃進

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

之遺愛也

愛謂愛人猶言惠也古之遺者謂有古人之風不能於今人中求之也與稱叔向為古之遺直

同意子產語政以猛而夫子却稱其愛亦知其使民畏而

不敢犯所以生全之也遺愛二字今人贈宰官去任多

用之猶去思碑多用羊祜峴山字面不

知皆為死後者之詞習而不察可笑一笑

子產告太叔寬猛數語即其平日為政全副學問如鑄

刑書自謂音以救世其出於不得已之意可見未嘗謂

寬非善政必當從猛也曰其次曰難立言甚有斟酌奈

慢而終殘乎。左氏引夫子贊子產之詞，卽所謂養民惠使民義二語之意。正好與太叔得失相形，及子產卒復稱為古之遺愛，卽答或問以惠人之意。乃推見其苦心在於殺以止殺，刑期無刑，此理尤非太叔所能知也。篇中結構完密，兩人軒輊自見。一唱三歎，饒有餘味。俗眼多以善哉二字誤認作贊太叔之詞，獨不思太叔爲政在子產既卒之後，何傳末又有聞子產卒一語。且既贊太叔矣，乃用及字轉入子產而稱之，詞意尤不相貫。此最明白易曉者，亦憤憤焉。余誠不解其何故也。西仲

魏獻子辭梗陽賂

左傳

梗陽人有獄。

魏戌所治之邑。

魏戌不能斷，以獄上。

以所告事情上之獻子親決。

其

大宗賂以女樂。

大宗有爵於朝者，訟之人也。

魏子將受之。

受則偏斷。

魏戌謂閻

沒女寬。

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

甚焉。吾子必諫。

欲全其清名。

皆許諾，退朝待於庭。

朝，魏子秋朝，二人既退，不歸而

饋，入名之。

魏子知其未歸，召與同食。

比置三歎。

每置食必歎息，二人皆如是。作用奇甚。

餽食使坐。

欲問之，不令卽去也。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舉俗語。』唯食

忘憂。

人以食爲樂故。

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有憂故歎，何以不能忘。

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因昨飲酒不晚，食故今饑甚。

饋之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歎。始以惡而歎非憂也。中置自答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魏子將是以再歎。繼以自咎而歎非憂也。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飽則腹不能再受，財既多，則心不宜再貪，以腹為心，自然知足。獻子辭梗，終以顯而教非憂也。暗比魏子富極不應受賂，獻子辭梗，陽人知其諫而不受，大宗女樂梗。

林西仲曰：大宗猶豪右，且有女樂行賂，則富可知。魏戌非拙於判曲直，乃屈於勢耳。獻子欲受賂，戌恐敗不賄之名，乃正論也。闢沒女寬止以知足兩字為諫，又從酒食中發出絕不提梗陽事，獻子亦不明言是諫，兩下會意奇絕。

申包胥如秦乞師

定五年

左傳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滅之也，以友故。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既滅能使直告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既滅能使勉其復友道也。及昭王在隨，員復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始必不於楚止。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指在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速分楚吳獨有時，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不可失。楚亡則為秦土，楚存則為秦屬，言救楚既秦伯使辭焉，曰：「寡免楚患，又得楚利。」已上傳楚君之命。包胥一

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言將計度而行使就館待命所以辭之也對曰寡

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不敢就館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立七日哭七日餓七日示不敢即安求救

之切以動秦也秦哀公為之賦無衣取興師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每章

三頓首以謝感之至也至也秦師乃出申包胥亦踐是方坐則前此皆立可知

林西仲曰申與伍為友則其才相當其志亦不相下可知

兩能字兩必字且相信得過雖一為父一為君各行其是

究亦不害其為友也秦庭七日之哭可以動鬼神貫金石

鞭尸之後自不宜少此一著奇人奇事皆千古如生矣

公會齊侯于夾谷 定十年 左傳

十年春及齊平以前此魯兩侵齊齊亦伐魯西鄙故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

谷夾谷在濰川縣西南視其在淮安府領榆縣西相去甚遠疑有誤孔丘相相其禮犂彌言于

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雖結好而餘恨未平欲困魯侯料夫子不能救解且以困夫

于也使萊人者不居詐諛之名猶鴻門之會使項莊拔劍起

意齊侯從之萊兵孔丘以公退所避之曰士兵之以兵

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萊滅屬齊故曰裔夷之俘命猶殺也言此舉非出裔不謀夏

無創會於神為不祥以對神言於德為愆義已言於人為失禮對人言君必不然此句發解上文非齊君所以命諸侯句言齊人擊之非但為齊侯聞之遽辟之侯去其兵加聞之而齊時知夫子有勇而明禮不可得志於魯矣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載書向有和好舊辭特添此二語於末故曰加而汝也三百乘一萬九千五百人明明以魯為服屬孔丘使茲無之國微用其衆因前計不行又尋所以得志處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揖對揖齊人亦欲加於載書也此時若言供命則國體大誦言不供命則好會不成借不反汶陽田來供以講以供命作誦語亦不言得田後即供命也嚴齊侯將享公以兩番不能得志徒開相之中又下露跡奇絕

了局史記所謂謂過以文者此也

孔丘謂梁丘據曰

梁丘據言以據與聞齊

君私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

會盟而又享之

是勤執事也

會盟後向無享禮舊

且犧象不出門犧象二酒樽名用于

朝廟不嘉樂不野合

鍾磬不饗而既具是棄禮也

若其下具

用秕稗也

言設草具

明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

成享

也

夫享所以昭德也

傳曰享以不昭不如其已

齊人來歸鄆鄆謹龜陰

之田

謹汶陽也龜陰龜山之陰謹博聞也茲無還

所謂謝過以實者此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不可思議

林西仲曰齊魯敵國也夾谷之會在既平之後何故文求
得志玩弊彌知禮無勇之言全因夫子用魯起見欲
以不測因噬嚙者無益於人國耳夫子作用妙在左右
司馬一著不然未必不為宋襄會楚之續也載書所加之
語大約如澠池之會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口角若蘭
相如處此必責齊以三百乘從魯何等形跡夫子止令以
俱命作誓詞帶說汶陽不即不離間使齊君臣伎倆俱盡
無可結局方思以享禮示款又被說破則三田謝過自不
能已矣後人力辯其無是事謂左氏過信豈定論哉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

定十四年

左傳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

朝宋朝舊通於南子會於洮太子蒯瞶獻孟子齊孟邑名

會獻靈公代他名更可映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禬母豬求

之不定得壯方止狀其極淫也太子羞之猪子却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許而弗為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

瞶將殺余見色知將殺已與聞車聲知是伯玉同一公執其

手以登臺機警乃知世間好淫婦女未必盡蠢愚也故公孟

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戲陽速亦在內故公孟

驅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罪其既戲陽
 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
 於余。死必若殺夫人，將以余說。說自解也。死亦必速。太子
之後無見還之禍矣。若認自殺，父豈不討。余是故許而弗為。
斷無不歸罪於人。如司馬昭之於成濟也。
 以紆余死。因太子得罪見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諾不
 林西仲曰：南子宋女，朝為宋公子，則兄弟也。與齊襄通，魯
 桓夫人同野人嗤其有獸行，故以猪豕為比。衛靈之召當
 猶魯桓之會，庶不料其有是溺愛者，不明耳。蒯聵不能為
 凱風之自責，乃欲假手家臣，機關盡露，何其狠而愚耶。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元年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報同檣。世仇。遂入越。越已越子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會稽。未盡。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
 內有主。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二句一。篇大旨。昔有過澆，殺閼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舜逐
 依二斟寒，淫篡羿，因其室，生澆及豷。能去疾矣。后緡力娠，孕。逃出白晝。
 澆使澆滅二斟，殺帝相。相后有仍。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能
 歸於有仍，生少康焉。女。未盡。為仍牧正，基澆能戒之。能
 其澆使椒求之。椒澆臣。欲盡去疾。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得
 其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又未盡。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為旅。起事最小。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招遺民用之。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女艾臣名諜伺其隙季杼少康子誘豷。以計引之。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澆都以為兆謀。豷封于戈。成功最大。今吳不如過。未嘗處帝位。而越大于少康。不僅一旅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豐滋殖使大也澆于少康受去疾不盡之禍如彼况吳於越其國勢大小尤有甚焉。或許其成。是欲去疾。反用樹德之道。欲求免禍。豈不難于澆乎。已上言當滅越不可許成。何踐能親而務施。有布其德本領。施不失人。親不棄勞。所施澤者皆有才所親愛皆有功有兆其謀本領。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地近易于加害怨深矢以必報。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同壤可取而弗取非天與之意

是違天也。世為仇讐。將又存之。是長寇讐也。食猶食言。之食有悔不及之意。已上言許越成則越日見其盛。姬之衰也。曰可俟也。周室既衰貴有同姓之國率諸侯以振救。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既處僻壤又有近患自保日不能安能圖而許越成則弗聽。或于宰嚭。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之外。吳其為沼乎。長養而訓練富而且強吳必為其所兼并益去疾不盡如過戈之于少康也為沼為越遊觀之所宗廟社稷盡為墟矣一副憂國眼淚無處揮洒只得向局外人打算。林西仲曰。闔廬戰死。檣李夫差使立於庭。以忘父仇為戒。可謂切於報矣。夫椒之捷。若論不共戴天之義。即滅其國。殺其君。原未為過。子胥入郢。鞭尸。止是始終掎定此意。奈

為宰嚭所惑。許其行成。以致養虎遺患。胡氏謂春秋不書夫椒。為報仇常事。愚則以為克而存之。自滅其宗廟社稷。不如勿報。故略之耳。子胥報仇妙手。不以大義為諫。單就利害上立論。知夫差既惑。必不足與言大義也。篇中樹德去疾二句。是綱領語。意雖有主客並提。相形益見。引過澆一段。為去疾不盡之戒。可謂明切。澆恃力不德。取以為比。俱有深意。復言句踐有布德兆謀。本領決不相忘。若忘欲圖遠功。必除近患。無非冀其戡雄心。而目顧其國也。乃猶不悟。則吳為越治。可以計日而待。一字一淚。讀之愴然。

齊陳乞召立陽生

哀六年

左傳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

音疽。且于。公子鉏。字與陽生同。

奔魯居南郭。

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

去聲。非良馬。

故又獻此。請與。

子乘之。

謬言試所駕之馬。欲與同載出城也。

出萊門而告之。故。

擇無人處言。而與別恐洩也。

關止知之。先待諸外。

關止。陽生從亡家臣。先往萊門。此老儘乖覺。

公子曰。

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

壬。陽子。言我去得立與否。尚未定。且歸與我。子在下。不必從我也。戒。

之。遂行。

戒其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以夜至。不欲使人知。而國人偏知。然知而不言。

即揚水詩所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之意。但揚水詩為桓叔。此則為僖子。非為陽生也。須辨。國人亦乖覺。僖子。

使子士之母養之。

子士。母僖子妾也。藏于內室。恐家人知之。

與饋者皆入。

公宮恐朝臣知之冬十月丁卯立之七月召至齊十月方立計養於

跡不露總見陳氏構車無故將盟僖子內室及入宮共三閱月跡

言者已上叙陽生立畢將盟大夫鮑子醉而往方醉聞

待其臣差車鮑黠曰此誰之命也差車主車之官鮑黠

曰受命於鮑子因其醉不能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也景公

卿繩為牛使茶牽之為戲茶頓地折去一齒言愛之至不當

背先君而發其位惟醉中方敢作是言若諸大夫則若案

馬矣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義者若我可不必亡

一大夫不以子不肯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欲立而相我

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子亦

有備陽生既立自不容諸大夫阻撓此以大夫鮑子曰誰非

公子並提且加以重禮却脅中曲盡委婉奇絕鮑子曰誰非

君之子乃受盟因上文言茶為景公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妾安去鬻如茶之母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

孺子號賴邑名于句竇之丘王甲三人皆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

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功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

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諸其不殺茶朱氏句解指僖

子不對而泣以公疑其復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

之困困又有憂內困于兵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

能容羣臣乎能信羣臣為國廢立別不然夫孺子何罪若非

茶既立無當廢之罪君安得而殺之不當以此疑臣也

毛復命公悔之悔取怨于陳子毛曰君

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事與陳子相聞小事不徑行以弑君為小事更奇使

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駐野張帳而殺之葬諸及冒淳

以遷為名實使殺於半塗上言不必亡一公子此却亡一君矣已上言陽生立後之處置

林西仲曰此與公羊所載不同然各極其妙公羊止說陳

乞一人為諉此叙陽生見公子鉏去魯歸齊藏內室入生

宮及盟大夫誣賴鮑子稽首劫魯與陳乞二人步步為諉

尤覺詭秘既立之後且以孺子為眼釘請之陳乞謀之朱

毛始鬼蜮而終豺狼其存心果何等也頃私無不工絕

子貢釋衛侯於吳

哀十三年

左傳

吳徵會於衛

名仲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恐以售謀於

行人子羽

決其行止也此行人子羽乃衛臣非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

不當會無道之人以取辱子木曰

子木與子

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棄疾猶吳雖無道

猶足以患衛往也

不仕國必見伐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

狗之與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承上足以患衛句斃倒標擊也國狗大狗與癩噬也長

本有形而無情國狗有情而無知故當斃瘼而標秋衛侯會

吳子鄭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

外吳以吳人藩衛

侯之舍

禁其出入欲執之

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

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

會主地主各致餼禮物於賓辭而歸國

今吳

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

會主從此無事

子盍見太宰

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

主端為束所以行賂語中偶及衛若不專為衛來者

太宰歸

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

止執也懼其有

棄吳之心也說

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

說出衛君緩來之因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

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

墮毀也言自毀其親吳之人而尊其棄吳

之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凡毀吳之黨者皆以為得計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

人人自危勢必離心

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

文而言合諸侯乃使人以不歸吳為幸歸吳為恐恐非定霸之術已上言吳執衛君為失策

太宰歸說乃

舍衛侯

舍釋也皆太宰歸為政可笑

林西仲曰吳與衛先有殺行人之怨若此會微而不至正

可以逞其毒子羽言吳無道不如不往為君計也子木言

吳惟無道所以不可不往為國計也是鄭之會出於萬不

獲已遲遲而至有許多瞻顧苦衷矣吳藩其舍實為且姚

風恨未消因欲主盟不便明脩舊怨姑借緩來二字做個

題目子貢見宰嚭即將緩來緣故中分出黨讐來且與衛

君謀於子羽子木二議暗暗相應非造作空談以為變動其意以為衛若不來必不受執恐離諸侯赴會之非伯之道作一商量話頭純為吳謀不為衛請此乃說無之人妙訣也聖門言語之科其作用非人可及

葉公討白公勝

哀公十六年

左傳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奔鄭鄭人殺之

與晉謀襲鄭被殺其叙楚禍緣起

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

害乎

言其為人譎詐而奸作

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

白楚邑名楚邑

請伐鄭

子西即公曰楚未節也

宰替爾公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

鄭楚救之與之盟

既盟之後則不便再伐

勝怒曰鄭人在

此讎不遠矣

子西為鄭即鄭人矣

勝自厲劍子期即公之

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

怪其不使

曰勝以直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期與子西為親兄弟故欲并殺其父。明告其子奇。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耶余翼而長之。前此召而用之。有恩於彼。當不忍害。楚國第言以次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後此繼為。令尹有利。於彼亦不必害我。明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告以人欲殺。偏不信奇。」我狂放肆為大言也。指耶翼二句得死得正命而死。遂作根我死句來。人不信其欲殺。偏發急立誓奇。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從也。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此下又有一節。羞見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在蔡。蔡遷州來。聞其殺齊管脩也。管脩楚賢大夫。而後人待其殺賢人。知國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

若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國人欲葉公愛身以為民。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艾治也。國人身為討賊之倡。胄不胄二段總在民望上發議。因葉公人國之遲故民望之切。上段在人意中。下段出人意外。其疏曲逆勁姿態橫生。真傳神奇筆。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固其名。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子西子期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置其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問所死對曰：「余知其

死所而長者

謂白公

使余勿言

自謂知而不言奇

曰不言將烹

以死懼之

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石乞知雖言終不免

一死樂得

乃烹石乞

有此奇事方結此篇奇文

白公向與伍子胥奔吳其報父仇之志亦激於子胥鞭尸之義耳史記附入子胥傳後意亦爲此第子胥父死於讒實非其罪太子建與晉謀襲鄭事洩取誅豈可一例求報况子西召自吳而官之有德甚厚卽不爲報仇安得移鄭人之怨以爲怨假令子胥在吳吳無圖楚之心亦必不敢以怨楚者移之吳也乃睥然爲亂於國殺

一卿而劫其君以致稔惡被討奔山自縊究竟不能加兵於鄭以快其報復之私非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乎子西謬以其才可用將中拏定加恩兩字冀結其心實不知很子難養如此負媿葉公死不足惜若葉公入國討賊之時國人望之至比之父母與歲雖緣平日愛戴而然亦因白公不義望討之切耳篇中叙事處段段爭奇條達明暢另是一種出色文字

